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志卷十四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貢生臣倪沛潮

欽定四庫全書

魏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

孫資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

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

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  
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  
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  
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  
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  
以為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  
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  
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

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  
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史劉  
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  
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  
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勅范  
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  
日不決別駕王彧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  
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

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終為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為紹所破岱表昱為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為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惟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

吏民皆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惟有此三城宮等以重  
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  
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  
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  
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  
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君  
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  
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

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事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嶷已在縣允乃見嶷伏

兵刺殺之歸勒兵守

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母為項

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以成事人盡死之節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為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為天下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



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

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

為東平相屯范

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持日  
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穎昱得

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白太祖曰卿當終為  
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太祖

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袁紹

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州

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

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

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

魏略載昱說太祖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為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為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大旨以為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為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住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

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為袁紹之下竊  
為將軍耻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

天子都許以昱為

尚書兗州尚未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  
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  
祖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  
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  
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  
殺車胄舉兵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  
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

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

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  
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  
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  
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  
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

闔門不出

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

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  
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  
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  
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

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  
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耶昱曰凡  
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  
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  
君慮之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  
說謂且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昱性

剛戾與人多讎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  
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踐阼復為衛尉  
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延及  
孫曉列侯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追贈車騎將軍

諡曰肅侯

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

望故位不至公

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良嗣曉嘉平中為

黃門侍郎

世語曰曉字季明有通識

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

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  
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  
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  
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  
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  
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

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諛詞為賢



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為腹心大臣耻與分勢舍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摸公於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幾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

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摸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况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衰闕不補

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

餘薨

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七  
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

傳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  
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

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  
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

初北見袁紹謂

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

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

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

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

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穎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

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

傅子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

彊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之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

事公策得軌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  
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  
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  
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  
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  
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  
四海接思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  
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  
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  
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  
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  
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  
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  
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征呂布

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嘉說

太祖急攻之遂禽之語在荀攸傳

傅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

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敗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傅子曰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為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敵也為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

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案魏書所云與傅子正反也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

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拜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

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

傅子曰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

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

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敗奔紹  
紹果不出臣松之案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  
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為不同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  
佻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為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  
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  
襲許年死此蓋事之偶合

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  
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  
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  
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  
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為尚軍所



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

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

傅子曰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

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事之以為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

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

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

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

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

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

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

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  
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  
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  
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  
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  
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  
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筭略達於事情太祖  
曰惟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祖

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勲實不可忘可增

邑八百戶并前千戶

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

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

塞盪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泉哀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  
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勲實由嘉方將表顯短  
命早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  
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為存厚徃勸來也 諡曰

貞侯子奕嗣

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  
字伯並見王昶家誠

後太祖征荊州還

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傅子曰太

祖又云哀哉奉孝痛  
哉奉孝惜哉奉孝

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

嘉意自若太祖愈並厚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

傅子曰太

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  
十二年阻險艱難皆共惟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  
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  
其子滿千戶然何並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

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柰何柰何又與或  
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  
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  
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  
分棄命定事人心乃奕為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薨  
爾何得使人忘之

子獵嗣

世語曰嘉孫敵字泰中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慶陶長栢人令  
袁紹以為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  
及郡冠蓋以瓚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  
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衆謀欲誘致其心唱

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  
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至  
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侯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  
賊故孝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  
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  
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為兵所害  
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  
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為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

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揚所留因揚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揚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揚不聽昭說揚曰袁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揚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為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

遺揚犬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內  
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  
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  
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  
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  
佐之功超世無儔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  
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  
能獨建心腹四肢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



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為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

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太祖曰善即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

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  
即定奉暹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揚為  
其將楊醜所殺揚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  
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即日舉衆降以昭  
為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  
張飛為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  
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  
為徐州牧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為魏郡太守

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為魏郡太守  
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  
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  
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  
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  
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  
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  
泰山之固身為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

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紆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為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耻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

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既定以  
昭為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  
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  
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  
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  
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  
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慙德而  
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

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  
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  
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為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  
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節穎露天  
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

恩非允不敢不陳

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

書與荀彧曰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幼功勲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彊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

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胄周旋  
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為百姓除害使漢  
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  
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  
望哉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  
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  
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  
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  
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  
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



其弊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更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為難不小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即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帝即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祚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為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

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勅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

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

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  
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柰何乘危不以為懼事  
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  
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  
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  
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  
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  
即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

關內侯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  
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  
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  
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  
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  
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浸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  
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  
脩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

此言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八十一薨諡曰定侯子冑嗣冑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憲人也

德

音漢光武子阜陵王延

後也父普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對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

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  
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為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



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為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為主曄覩漢室漸微已為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為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

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  
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  
外內盡賀而擘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  
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  
乘虛而襲我後則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  
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乘其  
後勲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  
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

祖問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  
難又無之不足為損得之不足為益擘曰策等小豎因  
亂赴險遂相依為彊耳非有爵命威信相服也往者偏  
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  
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策  
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况明公之德  
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  
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

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辟曄為司空倉曹掾

傅子曰太

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會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卧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太祖征張魯轉曄為主簿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耳

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

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今曠督後  
諸軍使以次出曠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  
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  
魯奔走漢中遂平曠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  
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  
懾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  
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  
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

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相於治而為相關  
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

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

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

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廼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大軍遂還曄

自漢中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

眾降達有容儀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

加散騎常侍曄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

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

帝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

傳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

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殺之量暉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

黃初元年

以暉為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暉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

獨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衆伐之曄以為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

傅子曰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

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疆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

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



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  
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  
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  
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  
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為懼其  
殆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  
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與兵  
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  
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  
權為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  
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並四遠此實然之勢  
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  
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逼與成所謀也不  
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  
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  
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殖

之榮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為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為吳王權將陸議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如曄言

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

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云  
卿策之是也當念為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明  
帝即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  
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  
實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娥姜嫄之事明  
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  
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  
父處士君潛脩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

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  
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諡睦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  
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  
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為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  
自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諡  
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  
漢氏則追諡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  
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

於禮制也以為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  
曄議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  
遣使表狀曄以為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  
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  
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  
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  
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  
故曄答曰魏室即昨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

為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間為大鴻臚在位二年遜位復為

太中大夫薨諡曰景侯子寓嗣

傅子曰曄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

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洩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

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  
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  
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  
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  
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  
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  
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  
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  
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  
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  
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  
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於天下豈  
不惜哉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王弼傳曰淮南人劉

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尚傅子曰陶字季治善名稱  
有大辭曹爽時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當

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  
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  
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  
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干寶晉  
紀曰毋丘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大將軍  
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  
出為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  
三年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  
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  
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



喜三部使齋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如何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

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  
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  
為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  
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為不知人也此必  
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為丞相主簿西曹屬  
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  
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  
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

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即王位轉為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為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為後也濟上萬幾論帝善之入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

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為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愷愷常

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為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躡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卒燒船於山陽池中

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為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為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

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幾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况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為之內

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



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敝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  
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  
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  
伏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

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為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司馬彪戰

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  
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蔣濟諫曰允非相吞之國不侵  
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為賊故曰虎狼  
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  
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  
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

失信也帝不聽豫  
行竟無成而還

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

多而年穀飢儉濟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  
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十有二州至於民數不過  
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  
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務  
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敝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  
衆不為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  
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

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  
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  
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又歡娛  
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  
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

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  
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

救帝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固利不  
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  
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  
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冀折後事已耳

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齊王即位

徒為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

列異傳曰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

生異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為泰山

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

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

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

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

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

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  
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  
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  
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  
兒復來語母曰已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  
得轉為錄事矣

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為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

之先著文以追詰隆

臣松之案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

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曹攸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為舜後後魏為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為謬

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虯龍神於獬廌自祭其先不祭虯龍也騏驎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獬廌之不若邪臣以為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獬廌之譬雖似俳諧然其義旨有可求焉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

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荅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

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  
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  
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  
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  
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包藏禍心此臣之無  
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  
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  
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

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

辭不許

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蔣濟具有焉

是歲薨

諡曰景侯

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

痛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

濟著勲前朝改封凱為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



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  
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水消戰則官渡  
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以見速至者  
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騫之時也昔黥布  
棄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  
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  
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答  
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

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

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

主簿記室出為邵陽役裊

役音都沽  
反裊音詡

贊令魏國既建與

太原孫資俱為秘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

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於兄嫂  
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司

空又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讐乃將家屬避  
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

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  
勤千里延頸宜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

斯猶曜和璧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為足  
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計吏尚書

令荀彧見資歎曰北州承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表留以為尚書郎辭以家難得還

東

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黃初初

改秘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

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

資關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

西鄉侯資樂陽亭侯

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為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

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栖於山巖視吳虜竄於

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川過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與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

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太和末吳遣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

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

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

魏氏春秋曰烏

九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世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命令孫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為比能素所歸信令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

喻多放所為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寇邊侯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

# 侍中光祿大夫

資別傳曰是時孫權諸葛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征而帝摠攝羣下內圖禦

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諫事於帝曰動大衆舉大事宜與羣下共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為廣既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之終不顯已之德也若衆人有譴過及愛憎之說輒復為請解以塞譖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涼州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寵邈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豔皆妬害之而揚豐黨附豫等專為資構造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為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為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為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廉而揚豐子後為尚方吏帝景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景

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

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

命更為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

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崩

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

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

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

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

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

問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

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

曹肇弟纂為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肇出纂見驚曰

上不安心何悉共出宜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不得復

內肇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詣廷尉以處事

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而出亦免纂世



語所云樹置先後與本傳不同資別傳曰帝詔資曰吾  
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  
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久欲  
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  
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  
孝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  
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即昨猶有曹休外  
內之望賴遭日月御勤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間以  
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  
侯興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為服不相為服則  
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  
其革類為有疇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以  
聖意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漸殊其威重使  
相鎮固於事為善帝曰然如卿言當為吾遠慮所圖今  
日可參平勃侔金霍雙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  
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

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  
疆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  
以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日  
碑夷狄以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兒  
而重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劣自免於  
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  
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  
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松之以為孫劉  
于時號為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託付之  
問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理  
豈得然案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  
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  
其大失然恐負國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  
之玷終莫能磨也

百放并前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

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

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

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老遜位以列

侯朝朔望位特進

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

託今縱不能匡弼時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

勲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謹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

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

勲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有酒之膳焉

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諡

曰敬侯子正嗣

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士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六人並稱文辭可

觀意思詳序晉惠帝世許為越騎校尉

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

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諡曰貞侯子宏嗣放才計優資

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

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

贊其義并時密陳損並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

五等以放資著勲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

案孫氏譜

宏為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  
豪俊公子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關求楚品狀濟曰此  
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  
討虜護軍馮翊太守楚子洵潁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  
給事中秘書監盛從父弟綽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  
綽並有文藻盛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  
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  
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  
聲每過其實矣

魏志卷十四

魏志卷十四考證

程昱太祖乃止注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北宋本  
作據千里之地

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太平御覽作孫權新立  
年四十餘薨注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一北宋本  
作二

郭嘉果為許貢客所殺注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北  
宋本作不可不測

又注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佻○自宋本作臣

董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揚所留○臣龍官按

此時不應稱獻疑為見字之訛

劉暭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必宋本作心

蔣濟太祖聞之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曰○

各本作指有令臣明楷按此蓋太祖謂蔣濟無謀叛

之事而信前令之虛作前令為是

弊敝之民○敝毛本作劫臣明楷按劫音貴力乏也敝



音溪險也似應作劫又顏氏書證篇曰劫即敝倦之  
敝或者敝其敝字之訛與

劉放資樂陽亭侯注天下騷動○監本誤要動毛本誤  
搔動今改正

魏志卷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志卷十五  
六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貢生臣倪沛潮

欽定四庫全書

魏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馥司馬朗梁習張既温恢

賈逵子充李孚揚沛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  
戚寄秦翊使率眾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辟為司徒掾

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  
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  
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  
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  
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  
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  
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  
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並貯魚膏數

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苦菘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並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任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  
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  
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摘幽  
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奉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  
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為政類如此初雖如  
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為大司農  
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  
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

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  
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  
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  
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  
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  
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  
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



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渠陵大竭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

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

晉陽秋曰劉弘

字叔和熙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為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荊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屬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欵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勲

江漢弘上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壻夏侯陟為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勲宜見酬報聽之衆並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諸公讚曰于時天下雖亂荆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

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也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雋字元異博學好古個儻有

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

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  
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  
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九歲人有道其

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  
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  
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  
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  
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脣齒  
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為

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為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為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為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免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

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  
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

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並於

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

臣松之  
察明此

對但為稱述卓功德未相箴誨而已了不自申釋而卓  
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為不相酬塞也

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

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為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

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臯北界大

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  
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  
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為監營謁者統兵  
馬足以為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  
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  
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  
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  
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

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為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為  
司空掾屬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  
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  
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辨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  
遷元城令入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  
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  
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  
為長又以為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

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  
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  
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  
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得名  
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  
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為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

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

為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



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法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

建安二十二年與

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廵視致醫

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

追思之

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師萬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救辜負

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明帝即位封朗子遺昌武亭

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

晉諸

公贊曰望字子初孚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司馬時孚為太宰父

子居上公位自中代已來未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之有也洪字孔業封河間王

太常為世好士

咨字君初子鄴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召

為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名還為西曹

令史遷為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

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

部落兵家擁衆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跣習到官

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

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  
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穀凡數萬口其  
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  
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  
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  
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自  
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  
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摠故部曲又使於上

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

無虞習之績也

魏畧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

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畧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

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馬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為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恐其為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畧封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為關內侯

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

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

吾軍中有二義士乎

臣松之以為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以身代思

受不測之禍以之為義無乃乖先哲之雅旨乎史遷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故君子不為苟存不為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怒則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習之死義者豈其然哉 後同時擢

為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

封列侯

魏畧苛吏傳曰思與薛悌郤嘉俱從微起官位畧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為閭省嘉與

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駁吏王思郤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其勤思為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瞑瞋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

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  
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  
為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  
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  
踣壞之時有丹陽施畏魯郡倪顛南陽胡業亦為刺史  
郡守時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隱尤  
甚以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為弘農太守吏二百  
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捽其頭又亂  
杖撾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  
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勅督郵不得使官  
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  
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嘗自於墻壁間  
闕閃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  
婢使轉相檢驗嘗按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  
走頭挿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為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  
徵察便使伍伯曳五官掾孫弼入頻頭責之弼以實對

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老不任宰郡乃召入為五官中郎將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

魏畧曰既世單

家富為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為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為司空辟

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袁尚拒太祖於



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為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崤澗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為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

荊州而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  
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為變乃移諸縣促諸侍  
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為衛尉子超為  
將軍統其衆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右  
以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  
建為尚書出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  
衣繡畫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氐收其麥以  
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

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別  
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  
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  
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  
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  
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  
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  
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三輔決錄注曰既為兒童為郡功  
曹游殷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諾

殷先歸敕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若其悖乎張  
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容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  
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  
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殷先與司  
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  
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  
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為蒲  
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  
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畧曰楚為人慷  
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  
亮出隴右召會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  
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  
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  
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  
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  
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

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  
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為晚也吏民  
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  
史馬顯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諭蜀師言卿能斷隴  
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  
能虛自疲弊耳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  
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  
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  
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為吏初不  
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  
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  
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遨音  
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擣蒲是  
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是  
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

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為質  
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  
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鬪之猶卞莊子  
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  
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距西域皆屬雍州文  
帝即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為刺史張掖張  
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  
之既進兵為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

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  
擾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  
曰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  
卿謀略過人今則其時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  
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  
為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  
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  
千餘騎逆拒軍於鷓陰口既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

次出至武威胡以為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  
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  
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為  
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  
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  
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烧營將士皆恐既  
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  
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



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魏畧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隨韓約為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

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典畧曰韓遂在湟中其婿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嘆息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興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可以有為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思於羌羌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為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為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噎公嘉其敦舊

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  
平隴右病卒魏畧曰閭行金城人也後名豔字彥明少  
有健名始為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  
子超亦號為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擣超項幾殺  
之至十四年為約所使詣太祖太祖厚遇之表拜捷為  
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謝  
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  
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為將軍興軍以來三十餘年  
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啓當令  
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曰且  
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  
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為都督及  
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  
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  
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  
似有天数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

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為人養老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勲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羗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

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

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

魏畧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為鄆陵侯彰驍騎司馬

宣王為征南將軍都督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

城中守將乙修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鄆塞以兵少不敢

進但作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翺翔而還使修等遙

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俱進然等走時謂儒

為怯或以為曉以少疑眾得聲西羗恐率眾二萬餘落

降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

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

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傅翼也光等欲

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

遵酒泉龐消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

魏畧曰初既為

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為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

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黃初四年薨詔曰

昔荀桓子立勲翟土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衆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諡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為皇后徵拜光祿大夫

位特進妻向為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

在夏侯玄傳

魏畧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為溫令名有治能會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

孫資資以為有籌畧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軍罷入為尚書郎以稱職為明帝所識帝以為緝之才能多所堪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舍悒悒躁擾數為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土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為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為勝恪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見之有所咨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諸子皆并誅緝孫殷晉永興中為梁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為涿郡太守卒恢年十

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為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為廩丘長鄆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為丞相主簿出為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為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為治中邪時濟見為丹陽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



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為患於是有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為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為侍中出為魏郡太守數

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  
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為朕執事  
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  
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

後汝南孟建為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

魏畧曰建

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祁山  
答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  
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

魏畧曰逵

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健初為郡吏

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達堅守援攻

之不拔乃名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

不害達絳人既潰援聞達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達不

動左右引達使叩頭達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

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達皆乘城呼曰負要殺

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達多為請遂得免

魏畧曰援捕得達達

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為者也

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因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

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達從窖中謂守者曰此  
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  
達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初達過皮氏曰  
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

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

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達恐其先得皮

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與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達言

故得無敗孫資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

曰達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

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  
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周以加也其才兼文武  
誠時之利用魏畧曰郭援破後達乃知前出已者為祝  
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達救之力不能

解為之  
改服焉

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

應之達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  
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達  
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達得盡誅  
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達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為掾以  
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  
以達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  
二千石悉如賈達吾何憂其後發兵達疑屯田都尉藏

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撾

折脚坐免然太祖心善逵以為丞相主簿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大

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

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

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

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

獄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

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

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逵著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

中人就獄視逵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逵為

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

自課讀之月常一遍逵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

不得理乃發憤生瘵後所病稍大自啟願欲令醫割之

太祖惜逵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瘵九人

死達猶行其意而瘳愈  
大達本名衢後改為達  
太祖征劉備先遣達至斜谷觀

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達以軍事急輒竟重者

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

軍計太祖崩洛陽達典喪事

魏畧曰時太子在鄴鄢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

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達  
建議為不可秘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叙不  
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為宜禁止之不  
從者討之達以為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  
乃為作長檄告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  
所在給其廩食

問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

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王位

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為鄴令月餘遷

魏郡太守

魏畧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逵當為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

到逵出門而郡官屬悉當門謁逵於車下逵抵掌曰詣治所何宜如是

大軍出征復為丞

相主簿祭酒逵嘗坐人為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况

逵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逵斬之乃

整至譙以逵為豫州刺史

魏畧曰逵為豫州逵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

而臣在外唯殿下為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

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



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為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過鄙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

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  
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  
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  
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為寇輒西  
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  
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  
軍相救故常少敗遠以為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  
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

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使  
達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  
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達至五將山休更表  
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達東與休合進  
達度賊無東關之備必併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  
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  
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  
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

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逵軍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為

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逵休軍幾無救

魏畧曰休怨逵進遲乃呵

責逵遂使主者勅豫州刺史往拾棄伏逵恃心直謂休曰本為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為拾棄伏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逵直猶以休為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逵逵

終無言時人亦以此多達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於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為以是稱說臧獲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會病篤

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

不得有所修作薨諡曰肅侯

魏書曰達時年五十五

子充嗣豫州

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遼祠

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勲沒而見思可謂死而

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

魏畧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逵

祠下詔曰逵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褒揚逵美徘徊之心並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充咸熙

中為中護軍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甘露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鄉公之難司馬文王賴充以免

為晉室元功之臣位至太宰封魯公諡曰武公魏畧列傳以逵及李孚揚沛三人為一卷今列孚沛二人繼逵後耳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興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為諸生嘗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

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為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鬪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勅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

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乎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  
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  
中穀少無用老弱為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  
計乃復夜簡別得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  
又使人人持火乎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  
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  
視圍乎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乎  
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乎北見尚尚甚歡喜會  
尚不能救藪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尚尚走乎與  
尚相失遂詣譚復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  
戰死乎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乎權宜欲得見  
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乎欲口白密事太祖  
見之乎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乎言今城中疆弱相陵  
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  
謂乎曰卿便還宣之乎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乎  
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



命公以孚為良足用也。會為所間，裁署兄散，出守解。長名為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復改為李揚。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為公府令史。以牒除為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窮，沛課民益畜，乾槩收。螢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槩。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槌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為能，累遷九江東平樂會。太祖並有治迹，坐與軍爭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當得嚴能如揚。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為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槩也。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

曹洪劉勲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勅沛為令數年以功能轉為護羗都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掉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白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厯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責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

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  
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  
後也

魏志卷十五

魏志卷十五考證

劉馥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述吳志作術

興治芍陂及茹陂○茹陂太平御覽作茹陂

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人冊府作實

又修廣戾渠陵○何焯曰水經注作戾陵塢車箱渠據

此當作戾陵渠為是攷元康中所立碑具詳

司馬朗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監本脫旅字照毛本

添麤太平御覽作惡

為世好士注洛字君初子艷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北宋本作子艷字仲子多仲字並見百官名無志字

梁習張雄跋扈○何焯校本作雄張倉慈傳大姓雄張張既語在夏侯元傳注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

尋翫文義至當作止

賈逵國家征伐亦由淮沔○太平御覽作淮沛

充咸熙中為中護軍注字本姓馮復改為李○北宋本

作後改為李

魏志卷十五考證